



大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2006年12月12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阿勒哈利法女士 (巴林)

主席缺席，副主席索乌先生(几内亚)主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和111(续)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

托夫皮克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认为，这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是在新的和更有利的情况下举行的。请允许我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在改革联合国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人权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设立和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作出的改变都证明，甚至在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是可能的。这对于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努力，显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第二，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思考变得更深刻和——我要说——更成熟了。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法草案。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已得到广泛审议。讨论变得更全面了。我们不仅一直在辩论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问题，而且一直在辩论其工作方法的可能改变。这些改变的目的，除其他外，是要扩大非理事国和区域组织对安理会工作的参与，以及增加其工作透明度和提高其效力。

第三，在大会上届会议期间，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框架内和在大会就该问题进行了良好、充分和有益的交换意见。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大会7月份的辩论范围很广，而且是本着建设性精神进行的。

该辩论似乎也表明，先前提出的各项建议不一定相互兼容。我们鼓励提出草案的那些国家开展协商。

第四，在7月份辩论期间以及此后的声明中，出现了一个处理该问题的新方法。有人建议，鉴于该问题比较复杂且急需取得进展，我们也可以探讨采取中间或过渡步骤，从而逐渐解决问题的设想。

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各种倡议大量增加。今天，大家最普遍的感觉似乎是，需要使这些倡议相互接近，努力找到一个可为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接受的解决办法。

本着这种精神，我愿谈谈我国代表团对这场辩论和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把这场辩论视为恢复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困难但不可避免且重要的部分的对话。在辩论开始时，大会主席强调“我们准备以新的开放性思维来审视这一问题”(见A/61/PV.72)。的确，我们希望能够抱着善意和找到一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决心来继续该辩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涉及其组成和工作方法。这两个进程——扩大安全理事会以及改进和发展其工作方法——即使分别加以处理，也是相互补充的。其中一个进程能够有助于为另一个进程找到解决办法，并有助于推进安全理事会的整体改革。

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结果应当是安全理事会成员与非成员和区域组织的合作更为密切，其活动的透明度提高，对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问责度加强。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7 月份的工作成果（见 S/2006/507）。我们也赞赏地注意到所谓的五个小国家集团——五小国集团（五小集团）——的工作和草案。它们的意见和建议无疑启发了安全理事会工作组中的讨论，并仍将是进一步开展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处理安理会两类理事国问题时，我们应当首先以《宪章》中有关安全理事会的规定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该理念仍然有效，那就是，如果安理会要想有效履行其职责，世界大国和为联合国作出贡献的国家在安理会拥有席位并进行合作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安理会席位应当更好地反映整个联合国更广大会员国，并应代表所有区域。这既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也关系到其正当性。在席位调整过程中，任何区域集团都不应是输家。对于近年来成员数目增加了一倍的东欧集团来说尤为如此。

在一定时期之后对现在可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进行审查的设想已经得到了广泛赞同。承诺进行这种审查将确保我们不会建立一种永恒不变的结构。相反，我们预想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可能要使今天的决定适应难以预测的未来形势发展。不给予安理会新成员否决权将保证我们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不会设置新障碍。

最后，请允许我发表以下看法。我们强烈认为，虽然我们在处理一个老问题，但我们正处于这场辩论

的一个新的、更有希望的阶段。我们尚未克服所有困难，但我们在思考该问题过程中的某种共同认识正在逐步扩大，而且也出现了新的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想法。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向前迈进一步。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讨论结束后，又该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不应丧失在这场辩论中已经获得的势头。因此，大会主席如能鼓励并组织就此问题开展进一步的非正式和有限讨论，请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工作组联合主席进行此类协商并尽快向大会提交报告，那将是有好处的。

萨尔盖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主席举行本次联合辩论，并感谢她在我们一开始审议时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说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话。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卡塔尔常驻代表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介绍了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的报告 (A/61/2)。

我将把发言重点放在我们今天审议的两个议程项目上。关于安全理事会报告，我愿主要谈谈东帝汶问题。在报告所述期间，东帝汶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出现了严重恶化。国际社会认识到其持续支持对于确保东帝汶继续在巩固主权机构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作出了迅速反应。

葡萄牙与其它伙伴一道，并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对东帝汶当局提出的安全领域紧急援助请求作出了回应。与此同时，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全面评估了当地局势，审查了国际社会处理东帝汶问题的方法。这一进程导致了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704 (2006) 号决议和成立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东帝汶综合团），从而加强了联合国的介入。

在民族和解与对话、安全部门改革、经济恢复以及司法、法治和人权等关键领域的机构建设方面，今后面临着重大任务。必须优先关注即将举行的 2007 年选举的筹备工作。

葡萄牙将继续对联合国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并作出全力贡献。我们欢迎最近任命阿图尔·哈雷先生为秘书长新任特别代表，我们期待着全面部署东帝汶综合团以及联合国继续支持东帝汶。此外，作为东帝汶的主要双边捐助国，葡萄牙将继续与这个年轻但大有前途的国家发展宝贵的伙伴关系。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首先，我愿赞扬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两位副主席——巴哈马的保莉特·贝瑟尔大使和荷兰的弗兰克·马约大使的工作和努力。

自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以来，在本组织改革进程中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和决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即安全理事会改革。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各国领导人 2005 年 9 月赋予我们的任务，他们当时同意“早日改革安理会——我们全面改革联合国的一项基本内容”（[第 60/1 号决议](#)，[第 153 段](#)）。

虽然在这一问题上的势头并非最大，但各国代表团昨天和今天的发言证明，几乎大会全体成员都认为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就在上周，秘书长还再次敦促我们不要拖延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行动。这表明维持现状并非一种有利于本组织的选择，改革进程越是深入，人们就会越觉得安全理事会改革缺乏成就。

葡萄牙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有案可查的，并在大会 7 月份举行的辩论中得到重申。现在，我只愿谈谈一点，即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是代表本组织会员国行事的。

这一论断产生若干后果。关于安理会席位问题，我要强调，占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进入安全理事会的正当愿望必须予以考虑。因此，我们仍对那些会使中小国家几乎不可能进入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持谨慎态度。

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应当思考如何着手并推动这项工作。我们需要走上一条能够为在大会本届会议期

间取得实质性进展创造条件的道路。正如我们大家所知，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困难决不能成为推迟就对本组织信誉和效率至关重要的问题采取行动的借口。

葡萄牙仍认为，基于原则、价值观和标准的透明和包容性强的谈判是能够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我们各国领导人作出有力的政治贡献和承诺，以及大会主席的激励和秘书长的支持，将大大增强成功的机会。葡萄牙愿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姜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我愿衷心感谢大会主席允许我就这两个重要议程项目，即“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问题”发言。我愿同其它代表团一样，感谢卡塔尔国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纳赛尔·纳赛尔大使向大会介绍了文件 A/61/2 所载的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

我国代表团要赞同古巴常驻代表罗德里戈·马尔米耶卡·迪亚斯大使代表不结盟运动向大会所作的发言。

关于联合国改革，显然，近年来本世界机构每个会员国都希望改革联合国。然而，当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时，我们在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陷入了僵局，原因是安全理事会改革强调太多。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当汲取目前的教训，努力避免今后再犯这种错误。换句话说，我们应当采取一步步的做法，首先是解决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处理发展问题的作用等次要问题，因为这种做法争议较小，而且大家更倾向于支持此类改革。然后，我们应当考虑振兴大会这个唯一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在这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们必须先从那些容易取得共识的问题着手，然后再处理更困难的问题，从而避免联合国改革进程完全陷入僵局。

我这么说不是要求忽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自从我们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进行讨论以来，我们在推进改革方面就遇到了困难。从那时起，在改革议题上

众说纷纭。但却没有实际进展。不过，仍然非常重要，应当全面、透明和平衡地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复杂问题。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再次开会讨论两份报告——一份是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安理会 2005-2006 年工作的报告，另一份是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在讨论这两份报告之前，让我感谢安全理事会 12 月份主席、卡塔尔大使纳赛尔和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现任共同主持人巴哈马的贝瑟尔大使和荷兰的马约大使。

我国代表团还支持古巴大使代表不结盟运动作的发言和尼日尔大使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份报告缺乏新意。尽管广大联合国会员国要求提供一份具有分析性的报告，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仍然仅罗列一年中安理会活动的情况。

我们欢迎在安全理事会解决世界上特别是非洲所发生的冲突方面的作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布隆迪和最近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从冲突走向和平，说明安全理事会在承担其职责时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但是我们依然关切的是，五十多年来，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够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带来任何积极的变化。因为安理会失职，不能找到持久办法解决这一危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被剥夺。甚至以色列因为冲突所困，也不能感到满意或安全。如果安理会继续无法给中东人民带来希望，那只能导致部分人采取暴力和反暴力，这对任何人或任何方面都无益。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果断采取行动，承担起它的宪章责任，紧迫地努力解决巴以冲突。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始终认为，当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以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在安全和明确界定

的边界内毗邻共存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平就会实现。

我国代表团还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今年 6、7 月安理会迟迟不讨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的行动感到特别不安。在安理会受阻无法采取行动的同时，有许多无辜平民丧生，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安理会必须超越其成员间分歧和它们的国家利益，面对紧迫局势用一个声音发言，否则安理会作为受权代表各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信誉将被削弱。

在积极方面，我们欢迎文件 S/2006/507 中所介绍的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措施。我们承认，这是提高安理会工作效率和透明度的努力。虽然这些措施作用有限，但仍然是改进安理会工作的有意义的步骤。现在的挑战是确保这些措施得到落实和永久化。大会应当要求安理会对执行安理会自己提出的这些措施的工作负责任。不过，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些改革永久化，以便为安全理事会建立各国都能遵守的可预见的规则。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提出了安全理事会可利用区域组织的局势，因为区域更接近和了解某一特定冲突。冷战结束后，区域组织成为全球安全体系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域组织更善于处理它们各自地区中所出现的和平与安全挑战。为使联合国系统有效运作，联合国及其机构必须能够在需要时分派责任和提供必要资源，以支持各区域组织的努力。南非强烈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久可能必须明确规定，安理会如何利用愿意协助使世界更加安全的区域组织。

区域组织有能力以比联合国审议程序所允许的更快速度实施干预。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我国代表团欢迎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地区合作的讨论，我们敦促各方尽快探讨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以帮助减轻达尔富尔人民的痛苦。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这一责任使安理会对世界许多人民

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也给扩大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带来了紧迫性。

因为会员国认识到安理会改革的需要，所以建立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然而，自成立以来，工作组始终陷于僵局，特别是在扩大安全理事会、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这一重要问题上。工作组连续开会讨论了十多年，但未能就如何解决提出任何建议。换句话说，工作组已经变成一个无休止辩论的论坛。

因此，去年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纽约举行首脑会议并决定加紧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联合国通盘改革一部分的时候，他们认识到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的讨论毫无结果。首脑会议要求大会在此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就是承认工作组已失去其有用性，需要开创新局面。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取代现已丧失信誉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谈判和找到办法，以消除各国在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上的分歧。作为会员国，我们有责任采取这一大胆措施来改革安全理事会，确保安理会继续成为代表各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机构。必须制止对安理会信誉的侵蚀，争取就改革后安理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有可能实现。我们需要的只是会员国就根据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建立一个为所有国家服务的安理会进行认真谈判。我们必须停止佯称，目前的现状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是世界所有地区人民期望我们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做的最起码的事。

加利亚多·埃尔南德斯夫人（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感谢大会主席主动召开本次会议，以通过一次联合辩论来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相关事项。

萨尔瓦多关切地注意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恶化，世界各地出现了新的和日趋复杂的潜在冲突源。这再次证明，迫切需要使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多边机构适应目前的多极现实。

自从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安理会改革的两种可能模式上。这两种模式已经经过无数次讨论和谈判，但迄今无一胜出。

但在通过国际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审议和推动这两种模式的机会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减弱提出了新的意见，可考虑的务实选项的内容得到充实。尽管如此，我们有必要承认这种互动的局限性，因为现在双方已提不出新论点。这显示迫切需要推动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并使安理会成为所有会员国眼里的一个开放、民主和透明的机构，还要顾及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萨尔瓦多认为，即将上任的秘书长将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领导各国从更加务实的角度就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展开新一轮辩论，处理看来所有会员国都已承认是将使能够实现这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问题。

萨尔瓦多坚信，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是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因此有必要回顾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开始的那场辩论的某些内容，其中包括常任、区域内轮流担任成员的概念，以及给区域集团分配常任席位（可由现有的每一个区域集团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代表）等概念。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我国认为，存在推动区域和次区域互动与一体化的新动力，这种互动和一体化构成选择应对共同发展挑战的新的领导选项的基础。因此，萨尔瓦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支持这些选项。

此外，我们必须继续审议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办法。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辩论的专题，并且无疑能为安理会全面改革作出非常积极的贡献。

最后让我再次表示，鉴于迫切需要实现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以适应本世纪的新挑战和复杂局面，我国政府愿意继续考虑在这方面能提出的各种建议。

萨德霍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表示，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介绍了安理会年度报告（A/61/2）。我还要表示，我们衷心感谢法国代表团和秘书处为各自的投入所做的工作。

我们面前的报告涵盖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处理的广泛问题。有许多重点领域，包括非洲、中东和阿富汗，在报告中得到详细介绍。恐怖主义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和持续威胁，是另一个重要的议程项目，仍然是安理会关注的一首要问题。

哈萨克斯坦欢迎安全理事会继续努力处理持续的冲突。我们赞扬安理会努力加强联合国在创造稳定和安全环境方面的作用。哈萨克斯坦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安全理事会可采用的解决冲突与争端的重要手段之一。

自从《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通过以来，大会和整个联合国已取得重要成就，其中包括建立人权理事会、中央应急基金和建设和平委员会。

但是，哈萨克斯坦赞同这样一种意见，即未能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仍然是一大缺陷。我们充分认识到安理会改革在联合国总体改革中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应该以有助于我们共同努力使联合国更强大、更有效以及更能应对新挑战的方式处理一个如此敏感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赞成这样一种普遍看法，即目前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不能充分反映当代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十分关切地看到，有些事例暴露出安理会不能对新的安全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支持在确保更正确地反映全球现实的原则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必须加强和振兴安全理事会，使安理会能够充分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哈萨克斯坦承认改革必须使安全理事会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加有效，对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更加负责，

因此一再表示，我国继续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两类理事国数目。我们相信，应该按照地域公平分配原则扩大安全理事会，同时顾及有关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的贡献。

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和做法问题。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安理会应继续调整其工作方法，以便使安理会工作更加透明、更为民主，更好地促进联合国组织全体成员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哥斯达黎加、约旦、列支敦士登、新加坡和瑞士代表团的努力。它们所提出的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建议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我们也欢迎安全理事会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正在做的工作，包括努力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并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更积极的互动和对话。

我国代表团呼吁全体会员国坚定不移地工作，在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中取得进展。我们相信，经过改革并反映世界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安全理事会，将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继续发挥有效作用。

巴亚提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卡塔尔国常驻代表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介绍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A/61/2）表示赞赏。

尽管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十五和二十四条提交大会的报告仅包含统计数字和事实情况，但为会员国提供了有关安理会处理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数量和种类的有益和真实的信息。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因此安理会的国际决议具有合法性。

伊拉克从前政权那里继承了一些安理会仍在审议并需要审查的问题。其中首先是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的问题。伊拉克政府不止一次要求审查监核视委的任期，以便结束它，因为导致该委员会成立的情况不复存在。

此外，自从前政权倒台以来，该委员会没有任何活动。伊拉克外交部长今年 6 月在安全理事会谈到这个问题（见 S/PV. 5463）。同样，伊拉克总统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这个问题（见 A/61/PV. 16）。我国总理也在其 2006 年 11 月 11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6/888*）中证实了这种情况。此外，不结盟运动今年 9 月的哈瓦那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也要求停止该特派团的任期。伊拉克希望，安全理事会将会审议监核视委的任期，以便尽早结束它。

在我们考虑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其他各种问题时，不管它们同国际和平与安全直接有关，还是具有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显然可以看出联合国的改革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增加安理会两类成员的数目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鉴于自联合国创立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是重要的。世界人口是本组织成立时的三倍以上。新国家崛起，它们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权力平衡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为联合国在各个领域中的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应当扩大，使其更有代表性、更加民主、更加负责和更加透明。

然而，我们认为，关于扩大安理会的提案的协商已经达到饱和程度，在第六十届会议的后期导致提出三项关于增加成员数目的决议草案。这种状况迫使我国代表团优先考虑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因为该问题涉及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利益，并且因为自大会及其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大约 15 年前开始讨论该问题以来，成员数目没有增加。

尽管我们在讨论改革的新想法及其方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没有作出贯彻这些想法的强有力的决定。未能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允许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问题受到增加其成员数目问题

的牵连。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应当在改进工作方法方面取得具体的成功，尤其因为不需修订《联合国宪章》即可做到这一点。

此外，安理会工作方法过去的改进尚未写进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这些规则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暂行的，20 多年来未作修订。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五小国集团——五小国——的决议草案（A/60/L. 49）中的想法应得到重视和研究，以便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帮助我们为增加成员数目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

我要着重谈谈有关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国家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包括非理事国参加对有关其切身利益的问题的非公开磋商。应当充分应用《宪章》第三十一条，这将更积极地体现公开和透明度原则。

第二，我们希望让各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防止冲突方面发挥作用。这样一种方法要求充分执行《宪章》第八章。尽管这种方法不影响安理会的承诺和责任，然而将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第三，制裁制度应当以在其效力同制裁对平民人口的消极影响之间的平衡为基础。我们必须确保实行制裁的目的是纠正对象政权的错误，而不是摧毁一个国家或其社会结构。制裁制度应当针对个人、政权和实体，不应构成对人民或国家的集体惩罚。

最后，否决权应当只限于同《宪章》第七章有关的事项；在种族灭绝或严重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案件中不得使用。

尽管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基石，但我们希望，改革将在本组织全面展开，以便根据《宪章》的授权在联合国的三个主要机构之间取得平衡。希望本组织能够真正领导世界应对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各项挑战。

索博伦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召开有关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相关问题的本次重要会议。我也谨指出，我国代表团赞同尼日尔常驻代表以非洲名义所作的发言。

也请允许我同各位同事一道感谢 12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卡塔尔的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详细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该年度报告为本组织的成员提供了一次机会，以便了解和评估安理会在报告所述期间的工作表现。

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心并赞赏安全理事会为促进在非洲尤其是在本区域中面临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里的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

我们认识到，出于其性质，安理会的工作是复杂的。确实，安理会日常工作的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产生于一个事实，即当前的挑战远远超过国际冲突的典型模式所构成的挑战。

然而，在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数量和范围都逐步增加的同时，我们对安全理事会逐渐僭越大会的权力和授权日益感到关切。这些年来，安全理事会越来越倾向于就传统上由联合国其他机构审议的专题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执行旨在帮助安全理事会对大会承担适当责任的有关各项决议。我们也认为，为了增进安理会的透明度和责任制，迫切需要正式确定其仍然暂行的议事规则。

至少可以说，安全理事会未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及时和不偏袒的行动，遭到了许多会员国、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广泛谴责。因此，有正当理由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组和改革，使其能够迎接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现实提出的挑战——这样的安理会根据世界领导人在本千年迄今举行的两次首脑会议上的呼吁，公平分配席位并以更加有效和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工作。

我不打算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好处进行冗长和详尽的论述。会员国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过去 15 年

内在这方面已有充分论述。只需指出，成立 60 年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席位分配变化甚少，因此，显然未能适当满足在人口增长、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求或对其愿望作出反应。

我们都知道，非洲在 1945 年并不属于非洲人，而大部分亚洲也并非由亚洲人拥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有 53 个主权的非洲国家、53 个亚洲国家和 33 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为了公平起见，这些国家集团应当在所有重要的全球决策机构中占据其应有的份额，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内。这对形成恰当的协同作用是绝对必需的，以便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平与安全。

在我继续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赞扬阿勒哈利法女士的前任、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扬·埃利亚松先生，他也非常希望圆满解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问题。2006 年 7 月 20 日在他主席任期将要结束时举行的一般性辩论大概得出结论，如果不改组安全理事会就不能真正改革联合国。此外，那次一般性辩论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结果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内陆和岛屿国家以及至少两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大量会员国赞成所谓的四国集团提议，要求让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获得常任席位，并且它们也支持五小国集团（五小国）的各项提议。

大量会员国以及支持四国集团和五小国提议的许多国家还同意，非洲需要在安全理事会获得一个常任席位。在这方面，我谨在此重申毛里求斯总理在向大会第六十一届全会的发言中阐述的毛里求斯的立场：

“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在安全理事会中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不能接受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仍然被剥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不能接受的。一个经过改革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常任理事国中包括印度。”（A/61/PV.16，第 11 页）

我们认为，否决权是反正阻止了安全理事会扩大，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种类的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们普遍指出，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既不想放弃它，也不想让别国拥有它。然而，滥用否决权显然不仅削弱安理会处理紧急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危机的效力和能力，而且也使它受到少数特权国家的牵制，以适应这些国家自己的议程。这绝对不符合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

因此，我国代表团准备赞同要求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并把其使用局限于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任何提议。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准备对推动安全理事会在增加成员数目、其席位的公平分配和工作方法的改进方面的改革，作出贡献。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真诚感谢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卡塔尔常驻代表纳赛尔大使明晰地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涉及2005年8月1日至2006年7月31日期间的年度报告（A/61/2）。

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A/60/47）。我国代表团同意尼日尔代表以非洲集团的名义作的发言。

安理会的报告再次清楚地反映了它在过去一年中的繁忙安排。像报告中表示的那样，在审查所涉期间，安理会举行了259次正式会议，其中217次是公开会议。另外还与部队派遣国举行了24次会议。在此期间，安理会通过了81项决议并发表了65个主席声明。安理会延长了26项任务，包括维持和平行动任务的期限，并建立了一项新任务。没有终结任何任务。

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因为在处理冲突时，区域层面往往很有帮助。我们认为安理会和非洲联盟之间正在开始的合作是有益的，并认为需要加强这种合作，特别是

因为多数冲突发生在非洲。由于安理会把60%至70%的时间花在非洲问题上，我们对安理会的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有更大的期望。

我们还赞扬安理会处理具体国家的问题，以及举行主题辩论，因为这两者对执行安理会的任务都是必要的。主题辩论提供了深入审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的机会。鉴于目前对安全问题的概念性认识，我们认为，主题辩论存在的问题不是安理会介入其他机构的职权范围，而是对那些辩论结果的实施。

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向冲突地区派遣代表团的作法非常有用，在报告所涉期间派遣了四个代表团。这种访问使安理会能通过与地方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进行接触来获得对局势的实地了解。

在其他方面，我们要赞扬安理会在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反恐主义委员会是透明度的一个出色范例。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值得效法的成就将反映在安理会与会员国在其他领域的关系中。

我们还赞扬继续努力，以进一步改善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合作，这反映在日益经常和频繁地举行这方面的会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协商机制对参与维和活动的各方和整个联合国都会有益处。我们赞扬安理会根据阿里亚办法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接触，作为在安理会成员与外界之间消除隔绝的一种方式。

我们认为，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安理会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东问题上。中东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

对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审议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进行的：由于伊拉克问题、核扩散的威胁以及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集体责任的机构联合国所起的作用上。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就变得非常突出。

作为联合国基础的一部分的集体责任要求所有会员国进行合作。除非安全理事会的组成真正有代表性并反映这个目前拥有 192 个会员国的崇高组织的构成情况，否则安理会就无法有效与合法地履行这个艰巨的责任。

不涉及这个系统的最重要机构和它的核心即安全理事会，就谈不上联合国改革。然而，在已经对这个问题讨论了 13 年之后，我们离达成一致意见仍然很遥远。我们不能继续无限期地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我们应超越狭隘的利益、区域性竞争和嫉妒心理，以使讨论能产生结果。

我国代表团谨重申，需要通过在民主、各国主权平等以及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指导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来加强安理会的可信性。经过改革的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应该有透明度。在与它根据《宪章》承担的任务有关的问题上，它应更能反映广大会员国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家级，还是在国际级，都应提倡民主治理和透明度。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被要求、并有义务通过以下方式分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为维持和平预算分摊经费；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提供部队；以及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在这个背景下，加纳继续同意不结盟运动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所有方面问题所持的立场。这种立场得到非洲立场的补充，而非洲立场适当地反映在非洲集团在大会上届会议期间介绍的决议草案中。共有 53 个会员国的非洲要求为它分配两个轮流任职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被排斥在常任理事国类别之外，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不谈及授予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那就是一种过失。我们承认，《宪章》通过授予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这在履行安理会的责任

方面是一个重要工具——而准许了一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例外情况，但我们认为，否决权也会抑制讨论和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呼吁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并最终将其废除。它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机制。

最后，我国代表团准备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开展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们还要祝贺新任非常任理事国——南非、巴拿马、比利时、意大利和印度尼西亚——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相信，安理会的新成员将与我们一道努力，根据全面改革联合国的精神使安全理事会更有透明度、更对其行动负责、更有效率以及更有代表性。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议程项目 9“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我首先感谢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卡塔尔常驻代表纳赛尔·纳赛尔介绍文件 A/61/2。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未能详细研究该报告，因为发表报告的时间已非常接近大会审议该报告的日期。

最近几年中安理会工作的增加对高效率地提出有关其活动的报告产生了不利影响。结果是，报告篇幅很长，内容几乎完全是统计性的，对报告中介绍的活动所作的分析很有限。这个趋势也明显地反映在各附属机构的工作中，例如在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这些问题在报告中没有得到详细的涉及，而我们认为，详细涉及这些问题将会促进更完整和更令人满意的辩论。

关于涉及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议程项目 111，像我们在过去说过的那样，乌拉圭同意，需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以使其更能适应现状和新的挑战。乌拉圭认为，安理会有必要增加成员数目，同时使自己更有效率、更有代表性、更民主和更有透明度。所以，我们还认为，有必要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成员也在努力达到这个目的的事实。我们认识到，在确定为改进这个机构的工作所需要的各种机制之前，有必要在安理会成员和有关非安理会理事国之间进行资料和意见交流。

自从为建立联合国而进行的最初工作以来，乌拉圭始终表示反对使用否决权。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无法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数目并给予新成员否决权的任何解决办法。因否决权而造成主权国家之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将不会通过把这项权利给予几个新的国家而减少。

乌拉圭坚决支持加强为促进民主、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而建立的国际规范性框架。我们认识到，人权问题不再属于各国的本国专有管辖权。因此，我们也认识到，任何因素都不应阻止保护责任原则的适用。我们完全同意一些会员国在这个机构中采取的如下立场：在发生种族灭绝屠杀或人道主义灾难的所有情况下，应在不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集体行动。

乌拉圭的立场追溯到本组织创建之初。在旧金山会议上，乌拉圭代表团提请注意，加入该机构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不应享受不同的特权或权利，但同时接受如下事实：应保障在战争中承受最沉重负担的那些国家拥有席位，但这不应是无限期的。将提出一种被认为适当的固定任期。

乌拉圭支持了四国集团提交的模式，但不包括否决权。它希望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今后各阶段中适当灵活合作。我们希望，谈判将是公开、直接和包容性的，特别是有透明度的。

德帕拉西奥·埃斯帕尼亚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西班牙代表团欢迎今天这次联合辩论所提供的机会。我们首先特别感谢卡塔尔常驻代表介绍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报告（A/61/2）。

我们到这里来谈我们对议程项目 111 下的与安全理事会的各方面改革有关的问题的一些看法。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中，我们正在就迄今为止我们在改革本组织方面取得的一切成绩交流看法。此时，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继续是未决项目。而最近几个月中却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和非常认真的新建议，以便取得进展并提出能够导致一种民主改革的建议。通过这种改革，

会员国将能在平等和有代表性的框架内负责任地执行其任务。

然而，事实是，尽管会员国提出了各种方案，但未能建立一种谈判框架，使我们能在解决一项可能的协议的各个要素方面取得进展。在上届会议中提交的有关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正式建议清楚地表明，除非在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之间进行真正的谈判，否则将无法实现改革。没有任何改革可以不通过谈判而成为现实。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在所有国家之间达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意见。

因此，如果本大会希望在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上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取得进展，就必须认真地解决这样一种谈判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问题。在公开谈判中，我们必须井然有序地系统处理以下一类问题：使安全理事会能继续高效率进行工作的最理想成员数目；根据区域集团来公平分配成员名额；任职期限和当选连任的可能性——一次或连续当选连任，以及各次当选之间的可能的无任职资格时期；各区域集团在推荐新成员参加选举时要开展的工作；在新的、经扩大的安全理事会内作出决定的必要多数；以及同样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安理会工作方法这个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在 7 月 20 日举行的第六十届会议第 95 次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表示支持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约旦、新加坡和瑞士提出的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中包含关于以下各个问题的很有价值的建议：加强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关系；非安理会成员国酌情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特别是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以及关于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公平而合理地使用否决权的两个关键问题。就像在改革安全理事会组成问题上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在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审议有关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的这项决议草案。

就像在过去几个月中清楚表明的那样，为了在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上进行认真和公开的谈判，非常必

要的是承诺遵循这样的方案：这种方案必须能根据《宪章》中规定的标准促进所有会员国之间的平等——排除没有在本组织中得到必要支持的有关新常任理事国的备选方案。

同样，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成员对全体会员国负责，这一点将通过改选来实现。我们认为，在就像改革安全理事会这样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之前，首先必须建立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作为本组织的主要机构之一今后的工作基础。

我们代表团认为，从现在起，为实现改革目标而遵循的进程应由大会主席来指导，并像过去指出的那样，其进行方式必须能确保所有有关问题都能得到井然有序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再次表示，我们认为，阻碍取得进展的因素是关于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的建议。根据本组织的模式，这些新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我们希望加强本组织以应付本世纪中的挑战。重要的是，那些建议增加新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必须愿意接受一种谅解，即所有其他选择方案，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看起来多么大，都将得到讨论，以期实现一种广泛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9月20日举行的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以及代表团参加的非正式会议是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现在所处的新情况——可以认为这种新情况意味着承认每个国家的立场的局限性以及达成更广泛协议的必要性——应导致我们开始一个真正的谈判进程。我们对这个进程已有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希望能成功地改变安全理事会，使它更有效，更有透明度和更民主，以便为《宪章》的各项目标和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服务。

阿德坎耶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尼日利亚同意古巴常驻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尼日尔常驻代表以非洲集团的名义作的发言。然而，我想谈几个问题，以表达尼日利亚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公平代表制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问题的辩论列入大会议程已经有十多年。我

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9月的首脑会议期间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当时，他们呼吁在联合国内开展改革，包括改革安全理事会。因此，这次辩论是值得欢迎的。尼日利亚认为，考虑到持续已久的非正式协商进程中的僵局，采取一种新做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新做法应由大会主席领导，以推动我们的审议工作。这样一种做法将使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中表达的良好意愿具有实际意义。

我们面前的报告（A/61/2）虽然缺乏更多的细节与分析，但仍然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安理会面前的多数问题是艰巨而复杂的；第二，一些问题重复出现；第三，没有一个区域不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第四，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确实是一个需要所有国家给予支持的，必须集体处理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承认。

因此，很显然，如果安理会要能处理它面前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太久——就需要进行紧急改革。在这方面，我应重申尼日利亚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它根据《宪章》承担的职能时，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时才就一个会员国中的局势发起正式或非正式讨论：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存在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信威胁。此外，尼日利亚同意如下看法：假如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与某个会员国有关的事项，则应让那个会员国有机会不仅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而且在非公开会议上表达看法。这将促进公平和公正，并将加强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

毫无疑问，无论是本组织的广大会员国，还是《宪章》的起草人最初都没有设想，安理会在其决策过程中将脱离问责、合法性和透明度。因此，尼日利亚坚决支持关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呼吁以及安理会根据《宪章》向大会提交报告的呼吁。

尼日利亚还认为，像不结盟运动始终强调的那样，在三个主要机构，即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这三个主要机构的主席之间建立正式的协商程序是有益的。这将有助于协调那些主要机构的议程，并将把这些机构之间的重复现象和侵及彼此职

权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在很多会员国关切的问题上。

尼日利亚对安全理事会作出努力以日益承担其《宪章》责任感到满意。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并为其提供支持以解决冲突，特别是非洲的冲突。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安理会努力与非洲联盟和次区域机构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行协作，以解决南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冲突。安理会成员对我们区域进行的一系列访问以及与区域领导人，包括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进行的对话加强了对我们寻求持久解决办法的努力中的各种关键问题的认识。

会员国通过以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以及创建建设和平委员会而表明了它们对联合国改革的承诺。但是，那些措施仍然不够充分。它们只是表明了需要为改进我们所珍视的本组织而对其进行更全面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防止仅仅满足于做样子的改革的倾向，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对本组织各机构进行根本性改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日利亚希望重申它支持自从 2005 年以来在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所作的决定中说明的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的非洲立场。为排除任何疑问，我要表明，这包括由非洲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行使其特有权利。我们认为，增加安理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及其所代表的地区范围将使安理会能够增强其威望和可信性，并确保其决定得到国际社会尽可能广泛的支持。

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克服一些会员国对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所持的不情愿态度——这种不情愿态度是我们的审议工作中存在僵局的根本原因。考虑到这种情况，尼日利亚鼓励会员国以实际行动表明它们在原则上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经扩大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行使各项权利和特权的问题不应被用作阻碍就改革的这个方面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借口。

令人遗憾的是，否决权问题被一些国家用来阻挠非洲实现其合法要求和非洲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

位的争取。我们不能忘记非洲长期以来坚持的看法，即否决权已不再符合时代精神，因此应加以废除。这种立场在非洲并不是一种新的立场；这种立场的提出早于高级别小组的报告（A/59/565）和秘书长的题为“大自由”的报告（A/59/2005）。实际上，它反映在三加一集团和非洲集团提交的决议草案中。这些草案应为就这个重要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提供一个纲要。

这没有偏离非洲立场，而会表明，我们的辩论存有余地，可找到解决伤脑筋的否决权问题的创造性和可接受办法。事实上，当代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安理会最近的辩论和决定，更突出了这个问题。尼日利亚因而呼吁会员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以便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这个目标。

尼日利亚尊重那些坚持认为有必要在就安全理事会改革作出决定之前达成共识的会员国的看法，同时寻求共识应该反映一种基于共同目标的互让的共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目标是紧急改革安理会。我们希望会员国搁置狭隘利益，支持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组成进行早该进行的改革和扩大。我们应该既不脱离这个目标，又不屈从于诱惑而抛弃联合国改革的这一重要但尚未完成的方面。

主席女士，尼日利亚期待着你发挥出色的领导作用，敦促会员国超越分歧和建立一个机制，从而使在你领导下的大会中开始正式谈判成为可能。我们要向你保证，我们将予以合作，并随时准备尽早着手这项工作。

达巴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卡塔尔常驻代表介绍安理会的报告（A/61/2）。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古巴常驻代表代表不结盟运动和尼日尔常驻代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

我们今天开会，再次讨论列在大会议程已经多年而没有得到任何结论的两个重要项目。我们坚持不懈

地研究这两个项目，以便找到一个成功解决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现在陷入僵局，同时也被视为是联合国整体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一直未能将安全理事会变成一个真正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民主、公允和透明的机制。每个人还知道，安理会有时被用来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或招惹这些国家。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安全理事会甚至是以色列最近入侵黎巴嫩的手段之一，因为当以色列的破坏机器摧毁黎巴嫩基础设施并在黎巴嫩房屋内居民还在里头时将其推倒的时候，安理会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袖手旁观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达 34 天之久。我们还看到安全理事会是如何处理占领国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而犯下的屠杀行径的，并看到有人是如何以自卫作借口为占领罪辩护的。安全理事会所有这些可耻立场都源于某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控制，源于过度滥用否决权。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国际社会就将不再需要安全理事会。而且，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人需要一个为一小撮国家和人所用而由我们大家支付其预算的安理会，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滥用《宪章》第七章和有一机会就用这一章来对付某些族裔或宗教集团的安全理事会。我们不需要一个实行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政策并按照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指令和利益行事的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必须公允和公平，并且必须反映国际社会的真正集体意愿。然而，由于少数国家对否决权实行实际垄断，这种集体意愿没有真正得到体现。这种特权已经成为一种支持侵略和凌辱弱者的手段，并且导致国际社会瘫痪和有人强加既成事实政策。

多年来，我们不懈努力，通过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努力寻找一个成功解决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办法，但我们失败了。我们各会员国过去两年来勤奋工作，开展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的活动。我们提交议案、进行接触、参与协商乃至谈判，但我们在

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我们仍在起点上。原因是享有特权的国家坚持它们的特权，拒绝放弃或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特权。鉴于这种局面，我们都必须帮助使自己摆脱国家自我中心主义而理性行事，以服务联合国的集体利益，并使人人得享和平、安全、发展、繁荣、自由和人权。必须通过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增加其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来恢复其信誉。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应该再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的标准，而且国家大小、军事或经济实力强弱不应该再占主导。必须考虑到的是国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而搁置国家对霸权的期望或欲望，平等对待各种文化和各个大陆，并确保会员国之间在权利和职责上没有歧视。

非洲大陆比其他任何大陆都更受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安排。例如，非洲当时在安全理事会里缺席，因为其多数国家在遭受外国占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苦。现在，非洲国家独立了，并且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必须伸张正义。必须承认非洲的权利，必须纠正这些历史不公正现象。必须结束非洲被边缘化的现象。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中，非洲必须拥有公平代表权。它在安理会中必须拥有一个常任席位和数目与其大小相符的非常任席位。

利比亚是非洲联盟成员国，它支持“非洲共同立场”；这一立场是 2005 年 7 月 4 日和 5 日在苏尔特举行的第五次非洲首脑会议的成果。分别于 2005 年 8 月 4 日和 2005 年 10 月 31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两次非洲联盟特别首脑会议重申了这一立场。按照这个立场，应分配给非洲两个常任席位——拥有常任理事国应该拥有的全部特权，包括否决权——和五个非常任席位。

非洲希望获得给予其他大陆的各项特权，其中包括否决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增加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的数目。相反，我们宁愿废除否决权。然而，就目前而言，应该限制其使用。若不废除否决权，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理事会改革。但在废除否决权前，让

非洲同其他会员国一样拥有这项特权才是非常公平的。

提交给我们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并没有让我们对安理会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也没有通过包括例如一项对安全理事会决议获得通过所依据的因素的分析，来反映安理会在致力于大会的各项决议。

该报告没有对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状况的彻底分析，也未提供可能解释安全理事会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机无能为力原因。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来的报告会认真，并且会明确显示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和大会为弥补行使否决权不时给安理会造成的瘫痪做了些什么。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这是一次重要辩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年一度聚到一起，讨论如卡塔尔大使今天早些时候以我们集体名义介绍的年度报告中所述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必须说，如果你们看一下报告，如果你们听一下我刚才听到的一些发言，二者是合不到一块的。我想明确指出，我所代表的那个安全理事会，我认为它在非常有效地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与我刚才听到的一些评论对不上。

我今天要谈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安理会正在面临的政策挑战；第二，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改革；第三，悬而未决的安理会自身改革问题。

安全理事会很少如它过去一年来在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中发挥突出作用。在 2006 年 7 月——报告所述的最后一个月——一个月中，安理会除其正常事务外，应对了四场重大挑战。它审议了北朝鲜导弹试验；审议了如何可持续地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危机；审议了如何在苏丹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及最后，审议了伊朗拒绝暂停其核浓缩活动一事。这四个问题是影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问题，而安理会应对和处理了其中的每一个问题。

安理会如此积极介入当今重大问题，这对于多边体系既是一项成功，又是一项挑战。这显示，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成员自己认识到，安理会在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方面拥有不可或缺的和独特的正当性。但这也给安理会加了一项沉重责任，以确保它可以作出决定，然后实施决定。这要求我们更及时地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要求我们将我们关于预防冲突和保护的责任的豪言壮语付诸实践，要求我们磨练我们的工具并改进我们对它们的使用。这迫使我们大家，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在我们的决定不被理睬时以一致的方式应对。

没有容易的对策。部分对策是改善安理会同其他方面，同大会，同秘书处，同区域组织和其他行为者，同诸如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新机构的互动。部分对策是改善我们作为安理会的工作方式，确保我们不仅通过决议和声明，而且进行战略思考并确保我们的行动得到落实。

这使我要谈到第二个问题，即安理会工作方法改革。我要对日本大使在这个问题上的出色领导表示敬意。他富有远见地认为，需要认真对待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工作组（其主席每月轮流担任），并把它置于更可工作的基础上。日本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并本着务实精神推动工作组的工作，强调实际效果。

工作组今年夏天商定的“改革措施简编”，如果得到执行，将使安理会对内效率更高，对外包括对大会更加透明和包容。我认为，这样做对安理会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现在面临的共同挑战是集中精力执行已经商定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分开来看并不重要，但加在一起就能带来实质性变化，提高透明和开放程度。

改革工作方法是安理会改革的必要一部分，但仅此还不够。过去 12 个月来，有关扩大安理会问题的辩论进展不够，我国政府对此确实感到关切。让我阐明：问题的责任更多在于大会而不是安全理事会。联合王国长期支持四国集团，并将继续这样做。我们支持德国、印度、日本和巴西根据其个别和集体功绩担

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洲也早应该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且我们希望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此提高安理会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但是，我们并不坚持一种改革模式。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是取得进展，希望有一个能在联合国会员国中间得到必要的支持，并能提高安理会代表性和效力的扩大模式。有鉴于此，今年5月布莱尔首相在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时强调，他相信有必要改革，以便使安理会能适应今天的世界。他敦促安理会成员必要时达成某种临时改革方案，作为今后解决前的过渡。我们愿意讨论任何国家提出的能给辩论注入活力，而且不仅如此，能够完成辩论，作出决定，对安理会进行改革的意见。

因此，我希望，明年辩论时，大会能看到安理会通过改进工作方法实现改革，能看到一个决策更为有效和成功的安理会，看到安理会着手扩大和真正结构改革。我国政府将积极参加所有这些工作。

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表示支持早日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将其视为改革联合国以体现当今现实的全盘努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安全理事会改革已经在专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工作组中讨论了13年。而且，在联合国内部，首先在高级别小组，展开了紧张的讨论，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了审议。

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提案，均未能形成达成共识的基础。虽然各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承认安全理事会需要提高效率、加强问责制和更好地代表当今世界这一需要和目标。

我们完全赞成秘书长最近在日内瓦所作的发言，即除非将安理会包括在内，否则任何联合国的改革都不会是完整的。我们赞同他的紧迫感和他所提出的使安理会进入21世纪的理由。我们仍然认为，安全理

事会的全面改革和扩大将使安理会符合当代地缘政治现实并加强《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因此有助于加强整个联合国。

我国仍然主张增加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数目。这样扩大能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力、问责制和透明度，进而加强安理会多文化和多层面的特点，使安理会更好地代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四国集团决议草案提出的各项原则，希腊是该草案共同提案国之一。我们希望并鼓励所有成员一起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争取达成一项能够得到本组织尽可能最大多数支持的协议。

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也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五小国集团”的提案。该提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提案内容不足以导致实现安理会全面改革。

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因为一个国际组织应当始终与现实保持联系。但是，每一项重大步骤的实现都需要政治势头。由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启动的雄心勃勃的努力背后的动力几乎已经用尽。许多目标已经实现，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接近实现大部分、或者至少部分原先希望。为了有效地应对今天所存在的严重的全球威胁和挑战，安全理事会不能落后。我们强烈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不能再拖延，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在第六十一届会议结束之前，各国能够采取那种等待已久的行动。

西尔卡尔纳夫人（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卡塔尔常驻代表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报告基本上仍然是罗列事实，这些事实反映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大量挑战。我们现在把报告同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放在一起联合辩论，是恰当的。这一问题对于安全理事会改革成功具有根本性意义。遗憾的是，经过十多年辩论，特别是去年的努力，我们仍然

无法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拿出一个广泛赞同的办法。

许多联合国会员国从未加入安全理事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不能加入，甚至永远不能加入。但是，我们不断地受到安全理事会上作出的决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国代表团感谢今天有此机会简要地阐述我国的立场。

目前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存在代表性不平衡的问题。过去 60 年来，世界已经发展和变化，安全理事会也需要相应调整。虽然多年前安全理事会已经扩大到 15 个理事国，但隔壁的托管理事会现在已有 192 个理事国。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这种不平衡而产生的对安全理事会的不信任和怨恨已经损害了整个改革进程，而且无疑将继续妨碍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努力，直到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具代表性。

我们认为，应该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理事国数目。我们认为，一些会员国，如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完全有资格和条件承担起长期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责任。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进一步扩大否决权，而且应该使现在使用否决权的做法对广大会员国更加透明。

安全理事会内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工作方法的努力，这值得称赞。五个小国组成的集团——所谓的“五小国集团”——成员的提议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些建议同扩大问题放在一起审议。

我们所支持的四国集团提议显然不能为广大多数会员国接受，这方面也同样没有其他任何扩大成员组成的提议获得足够的支持。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希望获得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现在应该提出和考虑较为可行的新意见。拉脱维亚愿考虑能够导致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两类理事国数目的任何新模式。

我们希望会员国作出真诚和建设性的努力，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在改革问题上最终取得突破。

尤尔夫人（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会员国在《2005 年首脑会议结果文件》（第 60/1 号决议）中已经对此进程作出承诺。确保安理会协调和有效地运作，以及安理会成员结构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现有组成情况，是挪威长期的优先目标。因此，我们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

挪威出于若干理由认为有必要扩大安理会。在过去 60 年中，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几乎增加了三倍。安全理事会应当反映这一情况，以确保安理会的合法性和效率。挪威也主张保护小国利益，由各国轮流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此，挪威支持以平衡的方式扩大安全理事会，即同时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使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得到适当的代表。

在讨论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谈否决权问题。我们一贯鼓励常任理事国不要行使否决权。挪威认为，为了保证安理会的工作效率，安理会扩大后，不应把否决权授予新的常任理事国。因此，我们欢迎四国集团先前的声明，即它们无意行使否决权。

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哥斯达黎加、约旦、列支敦士登、新加坡和瑞士提出决议草案的目的在于改进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对话。决议草案在充分尊重安全理事会职权的同时，积极地指出了应当加深合作的领域。挪威的意见是，加强大会和安理会之间有条理的对话，能导致加强这两个机构。

恩森吉亚马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感谢你召集这次联合辩论，审议题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 9 和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111。我们还要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感谢安全理事会 12 月份主席、卡塔尔国常驻代表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

首先我们表示，我们支持古巴常驻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谨以本国名义补充几点。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很大的权力。然而，伴随权力而来的是一种责任，即公正和公平地行使权力，把人类更大的利益放在狭隘的国家利益之上的责任。不能利用这一权力来清算过去的政治恩冤，或恐吓小国。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卢旺达成了某个常任理事国滥用职权的受害者。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安理会的严重损害，只能起到破坏安理会信誉的作用。

在改革安全理事会过程中不解决安理会有缺陷的工作方法和决策进程，将使改革进程不彻底，甚至徒劳。事实上，从根本上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决策进程必须成为全面改革进程的核心内容，使所有国家，特别是象卢旺达这样的小国都承认，扩大和改革之后的安理会更加透明、可信、合法和富有代表性。

我们欢迎安理会按照安理会内部的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建议作出一些努力，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建议我们使安全理事会更好地接受全体联合国会员国的问责，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效率和效力。显然，我们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够真正说，各国领导人在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希望已经实现。

在安理会审议影响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问题时，安理会成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与那些会员国进行协商，因为它们对正在讨论的各种问题有更具体的了解。这不仅仅限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条邀请那些国家参加安理会会议。那些国家不仅应参加就各种问题进行的讨论，而且应参与有关的决策。这将大大加强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和可执行性。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在报告所涉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有必要继续这种协商进程，或许应使这种协商更加频繁和正式化。区域组织往往具备大量与当地情况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丰富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和决策过程。

在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上，卢旺达继续坚持非洲集团的立场。然而，很明显，虽然在扩大安理会的必

要性问题上，会员国之间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但我们之间在如何实现这种扩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确实，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各自立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很难想象会很快出现突破。因此，我们应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使所有的改革都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在扩大安理会问题上出现协商一致意见。这种等待的时间似乎可能会很久，而且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建立起来的安全理事会改革势头会完全丧失。因此，一种似乎可行的做法是，由会员国考虑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入手，开始改革进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更多的一致意见。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考虑改革工作方法，但不同时处理安理会的组成问题，是否确实可行，甚至可以持续。

卢旺达认为，只有通过在大会议中进行进一步的公开、透明和互动性的辩论，才能缩小各种分歧。会员国还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灵活态度，因为显然只有通过这样做，我们才有可能较早期地对安理会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只有我们每个国家都作出一点退让，我们才能指望取得集体成果。

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无论是在工作方法问题上，还是在安理会的组成问题上，就这个重要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是可能的。我们认为，通过建设性地一道工作，我们可以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更有透明度，可信性，合法性和开放性，并通过增加其成员数目而使其更有代表性。这是我们各国领导人在世界首脑会议上为我们规定的任务。

利登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在过去一年中，改革联合国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结果。然而，为使联合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效力并能处理我们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许多新威胁和挑战，必须继续改革进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事实：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联合国全面改革努力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安全理事会的组成、成员数目和工作方法问题都必须加以处理。

瑞典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更好地反映今天的世界，这要求给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更大的代表权。我们认为，对安理会组成情况所作的任何改革都应接受一种经常而有效的审查机制的监督。这样一个机制可为今后的改革开辟道路——例如随着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发展而由欧洲联盟在安全理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能迅速而透明地采取行动的有效机构。因此，我们坚信，否决权不应扩展到新成员。我们希望在安理会中提倡一种无否决权的文化。此外，应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它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联系必须得到加强。

我们现在应寻找取得进展的办法。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并愿意表现出灵活性。安理会的改革应有助于加强其合法性。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我们现在应开始一个争取这种支持的过程，同时考虑到一些国家提出的在联合国系统内这个最有权力的机构中享有更大代表权的合理要求。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瑞典将继续积极参与就如何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进行的建设性对话。

马夫罗伊亚尼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今天的辩论是非常适时的。我们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终于必须开始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特别是对多年来就安理会改革问题进行的辩论，进行一项诚实的评估，并就今后的方向达成一致意见。我感谢卡塔尔大使和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主席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先生向大会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

在不低估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的情况下，我想指出，这个报告的出发点是对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关系所持的一种颇为僵化死板和程式化的看法。在我们谈论改革和变化的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建立一种更有活力、更积极互动、更辨证的关系抱有雄心。无论在各种职能和职权问题

上存在着何种分歧，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采取一种综合做法的必要性，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需要超越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成见，采取一种灵活和讲求实际的做法，特别是在改革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但同时，对我们多数国家来说，只有能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这样做才是可取的。当然，我们仍然必须就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实，正是安全理事会所具有的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际能力构成了它的存在理由和它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的理由。因此，只有具备效力，它才可能是合法的。但与此同时，只有具备合法性，它才可能有效。

这种论点完全属于亚里斯多德目的论辩证法的范畴。这两个条件对彼此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多数情况下，效力还要求有效率和其他要素。合法性也要求有一种民主内涵，一种可信性、认同度、问责以及代表性的内涵。在这方面，我必须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崇高而合理的志向提出质疑——至少从小国的角度来看，安理会的组成情况未必一定是民主特性的首要或唯一内容。透明度、问责制、开放性、对国际合法性的坚持和维护以及与安理会工作的联系，特别是通过与大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的联系，可能与难以获得而且数目非常有限的潜在成员地位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辩论与增加成员数目问题的辩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两个问题最终都必须加以处理，最好是同时处理，但当然应在一种综合而全面做法的范围内加以处理。

在我看来，目前似乎存在着进行这种辩论的势头。看来各方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一致意见：有必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包括扩大安理会，这能够提高其效力，也会加强其合法性。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这种改革。我认为，我

们需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程序和方法问题上。然后，我们还需要在不放弃合理愿望的情况下，现实地确定哪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各方提出了一些产生于中间性或过渡性安排理念的令人非常感兴趣的建议，以及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相关的其他意见和创新想法。

主席女士，我已响应你的呼吁，在集思广益会上向我的一些同事提出了有关采取一种渐进和逐步做法的想法，这种做法把工作分为不同阶段，直到取得最终结果。过渡和渐进两者之间的主要概念性差异是，前一种做法进行在一个具体时期内有效的改革，并寄希望于在今后达成一致意见，而后一种做法通过修正《宪章》，确定今后将遵循的途径和最终将实现的最后结果，同时，有人立即提出某种方案，包括既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又对新的潜在全球行动者加以区分，并在时限和内容两方面提出一种明确的中期构想，同时也尊重几乎全体成员的敏感看法。

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否决权和常任理事国作用的问题。例如，在不试图事先影响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在我所要求的综合办法的框架内，再次审议艾奇逊决议，即“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第 37(v) 号决议）规定的机制以及在整个相关工作中确立的其他做法，例如，如果在安理会作出一项决定时，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缺席或未参与作决定，是否仍可通过相关决议草案？与其对否决权或享有特权的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正面抨击，我们是否可以确立一种更有包容性的做法？

关于方法和程序，我认为——在大会主席的指导下，通过以各种形式举行的非正式大使聚会进行一种范围广泛、坦率和公开的辩论，或许可以邀请学术界人士和其他有关人士参与，但以系统、紧凑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我们可以就这个过程的规则和方式方法达成普遍一致意见，以便使任何决定都具有合法性，即使这种解决办法是一种很可能不会让每一个人都百分之百地感到满意的妥协。

我们还需要我们所有国家都承诺达成一致意见。确实，我们不仅需要一种谈判承诺，而且需要一种条约承诺。无论适当的途径是通过表决还是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或是两者相结合——即两者以彼此补充的方式交替采用——正确的途径将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有益、必要和起促进作用的途径。

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已知道多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立场和远景设想。如果在考虑到各种问题的彼此依存性以及联合国行动的最终性的情况下，从一种综合的角度来再次审议这个问题，那些设想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可能包含将使我们能够取得进展的必要共同点，条件是我们需要超越各机构的各自职能和职权问题，不再划分彼此职权范围，而且各会员国不再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这将反映在各机构的相互补充性、协同增效性以及安全理事会工作中的参与程度。安全理事会的职能性责任与它对实现本组织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各项目标作出贡献的实际能力有着紧密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博纳维亚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卡塔尔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先生昨天向大会介绍载于文件 A/61/2 中的详尽而富有启发性的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

在过去两天中，将近一半的联合国会员国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发了言。这些发言再次表明，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分歧。确实，大会就这个主题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条件早已成熟。我国代表团强烈地感到，需要避免僵硬的国家立场，以便找到一种集体解决办法，从而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共同关切以及在国际体系中进行深远改革的必要性作出反应。

我们认为，迫切需要通过有关各方参加的进一步谈判，采取一致方法并尽可能广泛地达成协议，以便制定一种能够经受大会最终考验的解决方法。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就这个问题达成有效的协议。鉴于目前的僵局，如果不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谈判，

就无法达成解决。在目前关头，我也谨强调，该解决方法应当规定有意义和有效的改革，而不会在有关国家争取特殊地位时，把制造分裂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程序强加给大会。

在有意义的改革进程中需要通过一致行动解决这些弱点。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赞同一些国家的观点，它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必须同时处理工作方法与增加成员数目这一双重问题。接受问责不仅仅是提交报告和保持透明度；它也同样涉及挑选成员国的方式和方法。否决权的存在和滥用确实影响到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但这种反应也受到安理会成员中席位分配的平衡与范围的影响。

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我们需要充分解决安理会实质性工作和程序两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赞同由五个小国组成的集团——“五小国集团”——采取的方法。应当赞扬该集团的决议草案（A/60/L.49）直截了当地处理更关键的敏感的问题，但又不排除棘手的否决权问题。与此同时，五小国倡议可以很容易地纳入更广泛的改革进程——我们认为，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也必须处理扩大问题。

关于扩大问题，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各方一道认为，出路并不在于集中处理常任理事国问题。相反，我们应当更灵活地对待这个议题，研究那些重申、而不是削弱轮任这项基本原则的办法。灵活性是必要的，因为它为采取新的方法提供了回旋余地——实际上，这种方法将促进包容性，并表明有能力照顾每个会员国的利益和关切。

作为一个成为安理会成员的希望有限的小国，我们也从是否让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轮流担任成员国的角度来考虑各项提议。我们不认同有关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将为其会员国创造更多空间的论点。

最后，我谨强调，我们必须想办法使谈判进程摆脱其长期的停滞状态。目前讨论中似乎正在出现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幸尚未拟定能够作为达成共识的基础的主要因素。

布塔吉拉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各方已经就这个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有一种把这个重要事项当作例行公事或流于形式，并且墨守陈规的危险。鉴于占很大比例的会员国参加本次辩论，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必须改革安全理事会，以反映当今的地缘政治现实。某些国家独霸的常任席位类别的继续存在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分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的战利品。

每个会员国，不分大小，都应有机会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平等成员。我国代表团过去也曾在本大会堂中对否决权的存在提出质疑，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专属权利。我在2005年11月11日向大会的发言中指出：“五个常任理事国垄断否决权的现有安排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A/60/PV.50，第14页）。

我国代表团今天重申同样的观点。然而，只要存在这类理事国，非洲就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获得具有同样地位、可行使包括否决权在内同样特权的席位。这并非赞同这种不合乎历史潮流的现象；相反，这意味着，只要这种现象存在，我们也应当获得这种地位，直到——如所希望的那样——取消这个席位类别。因此，非洲要求至少获得拥有否决权的两个常任席位，以及五个非常任席位。

本大会堂和联合国走廊里有些胆怯的人已经放弃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因为关于取消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或接受拥有否决权的新成员以增加常任席位的任何建议都将被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一国家否决。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受到五个成员国的牵制。但是历史表明，这种顽固立场不可能永久抵挡原则立场和决心。坚持这种过时概念的五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终将感到羞耻。因此，我们应当在公正的改革之路上坚持走下去。

为了推动这个进程，乌干达代表团过去曾建议，我们可以从增加非常任席位这个麻烦较少的问题入手。增加这类席位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安全理事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最后，我们将解决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的难题。一些会员国建议设立某种没有否决权的

常任席位。实际上，秘书长在其提议中也建议这种方法。提出这项建议的理由是安抚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并认可它们继续拥有特权，这同样是因为害怕它们中任何一国会否决取消它们特权的任何改革方案。乌干达说过，我们不想作为二等公民进入安理会。

我们关于对安全理事会进行逐步改革的建议也可包括现在就进行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改革。目前，安理会的大部分工作秘密进行，然而它的决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决定影响到某个会员国时，该国没有机会发表意见。这有悖于自然公正原则。有这样一个机会发表意见应当是一项权利。更有甚者，即便一个会员国获准与会，其代表只是被邀请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但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对正义的嘲弄。这种仪式应当废除。任何成员一旦应邀在议席就座，就应当有权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扬最近允许举行更多公开辩论的趋势，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会员国能够参加这种辩论。

安全理事会改革早就该进行了。让我们把言论变成行动。

洛伊萨加先生（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本次全体会议专门审议有关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议程项目 9 和 111。尽管正在恰当地对两个项目进行单独审议，但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认为，它们对国际社会关于一个更有代表性、更加民主和透明的安全理事会的远景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安全理事会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交付给它——尽管并非仅仅交付给它——的授权，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新挑战作出有效和迅速的反应。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安全理事会 12 月主席、卡塔尔国的常驻代表纳赛尔·纳赛尔大使介绍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表示赞赏，我现在谈谈这份报告。

尽管向我们提交报告的时间很晚，但我国代表团认为提交报告是恰当的，因为它满足了《宪章》的要求以及向包含全体成员的整个大会介绍安理会的工

作的必要性。我们谨指出，尽管我们注意到安理会工作方法中的进展，但报告的形式仍然缺乏使我们能够更详细地了解交付给安理会的重要和敏感任务的实质内容和分析。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将利用大会本次全体辩论的机会得出结论，导致在提交一份更有实质内容的、不仅仅局限于按时间顺序描述其审议的议题的报告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认为会员国审议安理会的报告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应该重申大会对本组织全体会员国极为重要问题的责任。我们会员国有权并有责任了解安理会的工作并进行透彻的分析，因为根据《宪章》赋予它的授权，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以及其决定影响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我们需要一份让我们能够不仅更加了解安理会辩论的实质内容，而且也更加了解其成员对它审议项目的立场的报告。

因此，我们支持并鼓励前面的发言者关于要求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应包括涉及大会的更加交互式的内容的发言，因为大会是本组织这两个主要机构中的首要机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我们大家作出的承诺。

我们确认在安理会公开会议方面取得的进展。这种会议应尽可能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以便让会员国有机会就影响到会员国和本组织本身的议题发表意见。也希望——或许乐观地希望——安理会成员在通过决议之前将考虑到公开会议的情况，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既成事实。

我们也对扩大安理会的职能而损害其他机构，特别是大会本身表示关切。此外，我们对安理会决议的规范性感到关切，它具有超过《宪章》授权的立法职能。

关于议程项目 111，我国代表团同意先前发言者的话，即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并且这种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并要包括工作方法和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增加安理会的合法性、包容性、代表性和透明度。

我也谨借此机会重申巴拉圭共和国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立场。巴拉圭赞成增加安理会成员的数目，同时牢记地域平衡和我们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我们支持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的数目，同样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后者在该重要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增加成员数目将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从而增强其行动的合法性和信誉。

同样，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应当被当作改革进程的一个根本方面来处理。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逐步但最终彻底取消否决权。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把否决权的使用严格限制于根据《宪章》第七章审议的问题。我们也可保留对改革进行定期审查的可能性，以便根据未来的需要和现实分析安理会的运作。

我国代表团希望，通过全体会员国之间的公开、坦率和透明的对话，我们最终将推动改革进程，从而完成各国元首在 2005 年 9 月首脑会议上交付给我们的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有关这一项目辩论中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想要行使答辩权的发言者发言。

神余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谈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

首先，我们坚信，判断某个国家是否有资格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当看该国对联合国的宗旨，特别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日本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国家，50 多年来一直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并努力促进和加强区域和国际安全。根据日本宪法，日本一贯坚持永远不做军事大国的原则和完全防卫的安全体系。日本不拥有任何核武器，也不出口武器，并积极参与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活动。

第二，关于历史问题，我们不能接受将历史问题与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毫不相干地联系起来。日本坚

决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暗指日本实施了大屠杀，这是不正确的。

Sin Song Chol 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就日本代表团刚才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只是提及事实真相而已。的确，日本很有钱，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联合国的活动作出了贡献。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慷慨捐赠就能够被视为对维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有钱的国家都可以捐助，但只有无私和善意的捐助才是真正和有益的捐助。

日本现在粉饰其过去危害人类的罪行，比如，歪曲其战争罪过去历史，同时还声称应当重新审查对其战争罪所进行的国际审判。这一切都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日本非常希望其实施侵略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重演。

基于现实情况，我们认为日本的捐助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只不过是掩盖其异想天开意图的伎俩。我国代表团敦促日本承认其历史罪行并作出适当赔偿，然后再争取实现其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这现在是、将来也是日本重新获得其所失去的国际社会信任的唯一办法。

神余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不想占用更多时间，但是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指控，我必须重申和补充我说过话。这些指控是完全不实的，也是我们反对的。

日本愿提请在座的所有成员注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0 月 8 日的声明，该声明声称它进行了核试验。在该国 7 月份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而且尽管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强烈敦促其不要进行此类试验，这一行动不仅给日本而且也给整个东亚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0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迅速并一致通过了第 1718（2006）号决议。该决议发出了国际社会谴责这

一行动的坚定信息，并载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联合国其它会员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日本强烈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认真执行该决议。日本则打算与其它国家合作，尽最大努力确保稳步执行该决议。

这些就是事实。联合国所有成员都知道这些事实。我不应再次重复，但日本加入联合国 50 年来的记录清楚地表明，日本是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为联合国、人类和人道主义事务作出了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我请各位成员考虑到这一点。

Sin Song Chol 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实在不愿再次发言，但在听了日本代表团的发言后，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得不回应，因为日本代表团援引了事实。

真相与虚伪不可能共存。在聆听日本代表团发言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得出了一个法律上的结论，即日本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会员国。日本代表团徒劳地企图掩盖其见不得人的野心，即便是在会员国讨论很重要问题的本次全体会议上也是如此。既然日本代表团提到事实问题，那么下面的情况也是事实。鉴于美国威胁与日俱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捍卫其人民和国家利益，除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选择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外别无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愿吁请所有代表理解，我国代表团确信，日本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将严重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者行使答辩权的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文件 A/61/2 所载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刚刚结束对议程项目 9 和 111，即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所进行的联合

辩论。75 个代表团在辩论中发了言。大会堂内发言者和与会者人数之多，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对推动这项工作的关注和强烈愿望。

在辩论一开始，我们审议了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很多会员国赞扬了卡塔尔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它努力通过非正式通报来开放安理会的工作。关于该议程项目，很多代表团承认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工作是复杂的、有意义的。

辩论中出现了一些立场。首先，会员国欢迎安理会努力改进工作方法，这在日本发起的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其次，有人对安理会工作继续侵犯大会职能和权力表示了关切。第三，虽然会员国欢迎报告的全面性，但它们认为报告应更具分析性。此外，许多会员国表示，由于报告提交时间较晚，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思考。总的来说，多数发言者在发言中以很大的篇幅谈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我高兴地注意到，讨论的基调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很多成员对大会提出从新的创新角度来重新思考该问题表示欢迎。

很多代表团提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在 2005 年《成果文件》中的表态，即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是全面改革联合国的一项基本内容。事实上，很多代表团强调，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采取具体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很多看法与在此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比较类似。不过，在需要扩大安理会，以更好地反映二十一世纪我们世界的现实这一问题上似乎的确存在着共识。

然而，在是否应当既扩大常任理事国也扩大非常任理事国问题或是仅仅扩大后者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如果是通过增加常任理事国来扩大安理会，在这些理事国是否应当享有否决权的问题上也还是存在不同看法。

这场辩论还发展到了考虑过渡安排的设想的阶段。

很多成员坚持认为，需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改革，这既包括扩大也包括改进工作方法。

我仔细地聆听了发言者就前进道路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似乎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可以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框架内继续这一进程。第二，寻求前进道路的责任可以交给会员国。第三，主席可以领导一个开放和包容性强的协商和谈判进程，以达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

我非常感谢这些建议和看法。它们证实了会员仍然希望看到这一重要的未决改革议程取得具体和令

人满意的结果。我将很快再次向各位成员报告我的看法，说明我们在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如何就此问题组织讨论。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议程项目 9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 111 的审议？

下午 6 时 30 分散会